

罗长江○著

大地答卷

DaDi
Canghuang

作品以其充满张力和纯美的诗性叙事，
将丰繁、复杂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引入长篇叙事散文诗写作，
给人以大地般的泥土感、厚实感、起伏感、宏阔感、美丽感与沧桑感。
诸多故事富有传奇色彩，诸多习俗诡异而鲜为人知，
诸多人物的命运际遇令人一唱三叹。
读者得以尽情品酌个中的苦涩与暖意，
轻盈与苍茫，幻美与救赎……

版社

罗长江〇著

大地有黄

DaDi
Canghuang

作品以其充满张力和纯美的诗性叙事，
将丰繁、复杂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引入长篇叙事散文诗写作，
给人以大地般的泥土感、厚实感、起伏感、空间感、美丽感与沧桑感。
诸多故事富有传奇色彩，诸多习俗诡异而鲜为人知，
诸多人物的命运际遇令人一唱三叹。
读者得以尽情品味其中的苦涩与酸意，
欢喜与苍凉，幻梦与救赎……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地苍黄 / 罗长江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438-8305-5

I. ①大… II. ①罗… III. ①散文诗—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6317 号

大地苍黄

罗长江 著

责任编辑: 龙仕林 黎红霞 谭乐 文志雄 孟庆智

编辑部电话: 0731-82683328 82683361

装帧设计: 黎珊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画中国画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72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8-8305-5

定 价: 30.00 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自序

—

车行在晨雾不曾散去的原野。

原野上，一个女子的背影，给人的感觉是太美太美了。

旅客中一位诗人，发疯地捶打着车门，不等司机把车停稳，便不顾一切地跳下车，奔那背影而去……

背影所赋予的想象与诱惑是美丽的。

不顾一切奔那背影而去也是美丽的。

自从有人跟我说起这个故事以后，便总是觉得有一个充满想象与诱惑的背影，美丽地生动着我的追寻……

这背影便是：散文与诗。

以上文字是20年前我给自己的第一个散文集《杨梅梦里红》撰写的“代后记”。旧事重提，是发觉自己眼下同样有一个充满想象与诱惑的背影，美丽地生动着我的追寻；而且真有人在旅途，惊鸿一瞥之际不顾一切奔她而去的感觉。只不过这回的背影，具体而言是——

长篇叙事散文诗。

二

写作《大地苍黄》，换言之之涉足长篇叙事散文诗，事出偶然。

一天，我翻出彭燕郊先生送我的《隐形的城市》（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之一种）。燕郊老是我所熟悉和敬重有加的大诗人，他生前一直为推进我国散文诗创作而不遗余力。读着他为主编这套译丛而撰写的总序，真有说不出的亲切。毋庸置疑，入选译丛的是一

群拥有世界性声誉的散文诗人，除去写作《巴黎的忧郁》的波德莱尔和写作《隐形的城市》的卡尔维诺，其中几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分别创作了以长篇叙事散文诗为体裁的不朽名篇，如安德烈·纪德的《地上的粮食》，希梅内斯的《小银和我》，圣·琼-佩斯的《航标》《阿纳巴斯》《流亡》等。于是，燕郊先生不无欣喜地感叹：“由于散文诗曾经被视为处于两个遥远的极端而被人为地凑合在一起的异物，传统观念习惯于将其当作无足轻重的‘小道’，今天，经过诗人们的努力，它已发展到不仅包容了自由诗，而且如圣·琼-佩斯的《航标》《阿纳巴斯》《流亡》，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卡第绪》所显示的那样，有着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自由诗的趋势。诗歌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场巨大变化正在悄悄地而不可遏止地进行着，这已是现代诗人面临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了。”

三

我的目光于是久久停留于“长篇叙事散文诗”七个字上面。

读散文诗奠基人波德莱尔的长篇叙事散文诗，“没有节律，没有脚韵，但富有音乐性，而且亦刚亦柔，足以适应心灵的抒情的冲动、幻想和意识的跳跃”，“依然是《恶之花》，但是有多得多的自由、细节和讥讽”（波德莱尔语）；读纪德的长篇叙事散文诗，参天入地，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幸福和命运，探讨人的本性，解剖人的灵魂，“以无所畏惧的对真理的热爱，并以敏锐的心理学洞察力，呈现了人性的种种问题与处境”（诺贝尔奖得奖理由）；读希梅内斯的长篇叙事散文诗，“为崇高的心灵与纯净的艺术，树立了一个典范”（诺贝尔奖得奖理由）；读佩斯的长篇叙事散文诗，“那振羽凌空的气势和丰富多彩的想象，将当代升华在幻想之中”（诺贝尔奖得奖理由），等等。

然而，当我将“长篇叙事散文诗”七个字输入“百度搜索”，搜啊，搜啊，结果却令人失望而气馁：偌大一个中国，网上却难以找到长篇叙事散文诗发表、出版、评介之类的信息。散文诗是相对于分行排列的自由体新诗而言的现代汉诗之一种。即如邹岳汉先生所云，散文诗是构成

现代汉诗“两翼”中的一翼。既然自由体新诗可以是抒情诗也可以是叙事诗，篇幅可以是短诗也可以是长诗；那么，作为现代汉诗“两翼”中之一翼的散文诗为什么就不能写成叙事体以及长篇叙事体呢？换言之，国外诗人们能够将长篇叙事散文诗写成经典，写成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为什么在我们中国诗人这里，长篇叙事散文诗领域却几近空白地带，鲜有人问津呢？

我们不应该视而不见。该轮到我們认真反思这个问题了。

四

或许有人会说与传统有关。西方国家的诗人们确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似乎非要有大部头的长诗才能奠定其作为大诗人的地位，于是歌德便有了《浮士德》，弥尔顿便有了《失乐园》，普希金便有了《叶甫盖尼·奥涅金》，如此等等。而中国古体诗之于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长恨歌》要算篇幅长的了，每首仍然不过百十来句。不过这种现象到了新诗出现以后已经得到了改变，《王贵与李香香》（李季）、《雪与山谷》（郭小川）、《复仇的火焰》（闻捷）、《叙事诗》（杨炼）、《漂木》（洛夫）等一批大部头的长篇叙事诗已在不同时期问世。因此这一说法不足以服人。

或许如诗人洛夫所言，长诗并不是人人可写，也不是每个诗人都得写长诗。他说台湾诗坛除了上世纪70年代曾出现一些数百行的长诗，以后就极为罕见，其中原因“除了较少诗人具有掌握一首长诗的能力之外，更由于需要长诗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因素大为减少，换言之，读者要的是矮小轻薄的作品，而重工业型的作品，不论是长诗或长篇小说都很难打入市场”。因此他说他写长诗是一种探险（洛夫先生所说的长诗，都是限于自由体新诗）。毫无疑问，包括长篇叙事散文诗在内的长诗并非人人可写，也并非每个诗人都得写长诗；但是中国的散文诗写作将近百年了，其长篇叙事体领域的写作却几近空白，这绝对不是一种应有的现象。因此这一说法亦不足以服人。

窃以为症结所在，乃是人们对散文诗这一文体形成误解和偏见的陈

旧观念。由于观念陈旧落后等突出问题长时期存在，使得处于“初级阶段”的我国散文诗一直为“无足轻重”之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所困窘。长期以来人们几乎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散文诗就是廉价批发的花拳绣腿式的哲言警句（实则多是重复制造）、捏着鼻子浅唱低吟的风花雪月（实则多是矫情或滥情）之类。林贤治先生一语中的：“中国现代散文诗是从泰戈尔和冰心的译文中发展过来的，匀称，圆融，静穆，优雅。1949年以后，连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散文诗里泥土的苦涩气息也没有了。在意识形态对于颂歌的大批量的要求之下，散文诗在诗人手中正好用来制作凑热闹的小玩意，制作宫灯，它不是照耀的而是点缀的，风雪的夜晚和泥泞的道路与它无关。”新时期以来，包括自由体新诗在内的各种文艺样式都经历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即如“朦胧诗”讨论之于自由体新诗的观念更新，其收获是显而易见的。而在那样一场大的观念变革潮流中，遗憾的是我们的散文诗却处于某种缺位和失语状态。因此尽管“不少作者已经或者正在努力摆脱陈腐的浪漫主义影响的残余，摒弃那种新式风花雪月和多愁善感，厌恶那种以散文诗为博取廉价效果的精致玩艺的轻率作风，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更有现代意识，更人性，更富于新的诗的素质”（彭燕郊语），但整体而言，观念陈旧滞后仍是制约我国散文诗创作的瓶颈。以至于到了近年间，据说仍有德高望重者在振振有词强调每首散文诗“最多不超过五百字”之类。类似这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的现象，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散文诗界的观念更新是何等迫切了。

一部中国诗歌发展史告诉我们，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再到现代社会的新诗写作，诗歌的文体从来就是处于不断的流变过程。所以散文诗作为一种崭新的文体应时而生并理所当然成为现代汉诗之一翼，是诗歌（包括现代汉诗在内）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具有杂交优势的文体，就越具有生命活力与张力（究其实，小说、散文、戏剧等各类文学样式都一直在吸纳、杂取其他艺术门类的元素）。而且，我以为散文诗不只是杂糅了散文和诗的某些特征和长处，同时还为吸纳和借取“小说的叙事与细节，戏剧的场景设置与情节安排，美术的构图、图像与色彩，光与影、泼墨与留白等手法，以尽可能以

精炼的文字，自由地绽放生命的展开机制，通过场景、细节、象征、情绪浓淡、节奏的舒缓等有机的诗化结构处理等，创造出一种既超越于单纯地追求精炼而隐藏，为了分行而跳跃的新诗，又区别于松散、冗长、拖泥带水的叙事散文以及浅白直抒、单纯平面的抒情散文，使其展现具备立体审美可能性的、全新的、综合现代各种艺术技巧于一身”（“我们”诗群语）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其实，散文诗在波德莱尔、屠格涅夫、佩斯、纪德、泰戈尔、鲁迅他们那里，是一种自由的写作状态（鲁迅的《过客》借用戏剧的程式，即是很好的例证）。是后来的散文诗写作者们把如此好的传统给漠视、给割断、给淡忘了。

五

于是，又一番“追寻背影”式的冲动油然而生。

一个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道理：既然国外那些大手笔能把长篇叙事散文诗写得那么好，我们的诗人为什么就不能在这个领域开荒斩草，春秋秋收？

20多年前，我曾将一首3000余字的叙事体散文诗投寄给诗人阿红主持的刊物《当代诗歌》，他很快就给发了出来，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回想起来，许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得以满腔热忱构思写作《大地苍黄》，实则是20多年前阿红先生给了我以某种激赏与暗示。以分行为标志的自由体新诗，早就有诸多叙事体的皇皇巨著；新世纪伊始，自由体新诗重视将叙事、细节引入抒情诗写作，并成为一种诗歌探索的日常性潮流。作为现代汉诗的它那一翼能在坚持诗性原则的前提下这么做，作为现代汉诗之散文诗的这一翼为什么就不能？

身为湘人，“霸得蛮、不信狠”之性格于是暗暗作祟了。我想仿效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乡贤魏源公，也来“吃”一回“螃蟹”试试。我想致力于取材、语言、结构乃至文本当与人们惯常见到的散文诗或多或少有所不同。我将笔墨集中于湘西北一个村庄，触角伸展到风物、风土、风情、风韵等各个层面，恣意书写历史悲欢、岁月苍黄、民族和人物命运，试图提供散文诗完全可以冲破“小圈子”的藩篱而进入社会生活

之丰厚、复杂和广阔场景的种种可能性。我赞成耿林莽先生的观点：“一种不能或不肯承载厚重内容的文体，难有远大的发展前途。”我们有必要承接源自波德莱尔关于散文诗辽阔、自由、舒展无尽的传统。我们有必要承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散文诗里泥土的苦涩气息，让“风雪的夜空和泥泞的道路”自然而然出现在这方天宇。我们有必要摒弃并清算“不是照耀的而是点缀的”的宫灯式的散文诗模式，以及关于散文诗写作的种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的陈腐观念和为博取廉价效果而矫情、滥情的轻率作风。

我们需要自己照耀自己，同时照耀世界。

六

借用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说法，中国文学过去被政治左右，现在被市场左右。无须讳言，当下纯文学是冷门；纯文学中诗又是冷门中的冷门；在诗的小家庭里，散文诗仍未摆脱小妾的地位。然而，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将自己的鼻子递出去让人牵着走。毕竟还是有人心甘情愿背对着市场，在文化的边缘地带寂寞地劳作着。

唯其如此，我理所当然感谢湖南省作家协会，将《大地苍黄》列为重点扶持作品；理所当然衷心感谢《芙蓉》主编龚湘海先生、责任编辑李健先生，安排这部作品在该刊“探索”栏目与读者见面；理所当然对乐意出版此书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充满敬意。市场经济时代，出版这种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尤其需要足够的热情和决心，需要一种文学担当的精神。正是因了责任编辑龙仕林先生和黎红霞女士的真诚理解和支持，这部作品方得以顺利问世。

太阳满目，春华满枝。我会倍加珍惜这些体恤和支持，在以后的日子里，努力写得好些，再好些。

2011年10月于湖南张家界

怀想一个村庄的美丽与沧桑。

——题记

目

录

大地
苍穹

自序 / 001

陌上梅花 / 001

蓝印花布 / 007

雷生与牛 / 015

鸭客谣 / 022

三姑娘 / 031

当暮色渐蓝 / 043

风琴 / 053

界上农事 / 061

风动花开的季节 / 069

天籁 / 074

裸月 / 080

萤火虫的传说 / 085

一样的月光 /	093	
呜哇歌 /	104	
收脚迹 /	109	
拧包谷的老人 /	117	
雁来红 /	123	
莽妹 /	128	
血蝴蝶 /	141	
树故事 /	148	
媚草 /	155	
鼓·舞·火 /	161	•
七盏灯 /	169	•
水磨房 /	178	•

陌上梅花

忽闻陌上数枝开，便有幽香袭面来。
若见梅林飞雪片，冉冉春气暖山隈。

竹枝词：《廿四节气·立春》

梅花引

一夜之间，陌上那树白梅开了。

陌上的那树白梅，每年都是“立春”时候开放的。

感觉中，那支名叫《梅花引》的箫乐悄然而至。古典悠悠的清芬
泅漫而至。

眼前的白梅渐渐幻化成一位身着蓝士林布旗袍的女子。手抚洞
箫，低低地吹啊，吹啊，冰肌玉骨的那份高洁，凌寒留香的那份情
愫，一一从纤纤素手间旁逸斜出。

那些美丽的湿淋淋的碎片，那些不经意间被岁月之粗糙的手掌渐
渐抹平的记忆，一并在温凉的天籁之中浸渍着并复活着，袅袅娜娜，
游弋并氤氲于阡陌之间，山野之间，天地之间。

哦，素艳乍开玉魂来，倚风吹动春消息……

梅之欣

好遥远好遥远的事情了。

十八岁那年，她身着露水衣裙，头戴蒙面丝帕，乘一顶花轿，嫁给后来成了将军的夫君。

夫君最爱听她吹古曲《梅花引》了。

夫君听箫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线。

夫君说，听出来一朵一朵的梅花是含着欢乐，笑吟吟开的。

夫君说，听出来梅花一开，雪花也就翩翩来临了，落到头上，脸上，鼻尖上，脖颈上，温凉温凉的，温凉中沁出来一缕一缕暖意。

夫君说，听出来箫中的梅树开的是白色花，每一朵白梅的花蕊有一个紫色的痣，那叫“美人痣”呢。

长着一颗美人痣的梅娘便吃吃地笑了。

梅之凛

一九二七年暴动失败后，夫君奉命回家乡拉队伍搞红色割据。梅娘带着家眷则留在上海。

出发前夜，一弯新月如镰。

夫君一再叮嘱：“革命一定会成功，等着我来接你们。”

夫君让她吹起那支百听不厌的《梅花引》。这天，箫中的梅花显然多出一股凛冽之气，苍茫之气……

风声越来越紧了。

因了叛徒告密，并非共产党员的梅娘被当做“共产党要犯”，蹲了整整七年监狱。身陷囹圄，《梅花引》的旋律一直涌动胸中。“雪虐风号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

铁窗岁月，将梅花风骨、梅花气节，磨砺成了她生命的舍利。

她时常梦见夫君夸她是一树迎风斗雪、凌寒留香的腊梅花！

梅之寂

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抗战伊始，梅娘获释出狱。

回到老家，在宗祠里的小学做了一段时间教员，教文化，教抗日歌曲。老一辈的人都记得，每天早上和下午，身穿蓝士林布旗袍的梅娘从青石板巷子走过，一条街巷都亮了。

独处的时候，她将《梅花引》吹得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藉箫乐向远在西北战场的夫君诉说无尽的思念。

晚风中，隐约传来当地民歌：“马桑树树儿搭灯台，写封信儿与郎带，你一年不回一年等，你两年不回两年捱，钥匙不到锁不开。”

听着听着，泪水打湿了白梅一般的脸庞。

探进窗棂的一缕星光，小心翼翼替她剔出杂在乌发中的一茎半根白头丝。

一夜箫音随流水，梅花无数落野桥！

山高月冷。月儿仍是一弯缺去大半边的新月……

夜里，她又梦见夫君了。

梅之殇

风雪狂舞的黎明。

梅娘面向西北方拼尽全力吹罢一曲《梅花引》，于贫病交加中溘然辞世。

那一天，是“立春”的日子。

（立春。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

呜咽的溪涧，垂首的铅云，一并低回着那支不屈不挠的《梅花引》。

雪花低低旋飞，一方山川为她披麻戴孝。

这年春天，青冢的右前侧长出来一株梅树。



大地静好。尘世生香。

小女子盘桓在“只有香如故”的意境里，走啊，走啊，
一直走得心里面堆满了如雪如梦的梅花。

一缕梅魂旋即自新坟飘然而出……

梅之魂

从此，这树梅花每年应着立春的节气开放。花是白色的。开花的时候总会有一场雪相伴而至。

回雪流风。幻美乍现。乾坤清气无计数……

往后的日子，村庄的人只要见到这树白梅开花，就知道是立春了，就知道有一场雪该要下了。或者说，只要立春的节气来临，就知道陌上坟茔一旁的梅花该开了，就知道有一场雪该下了。

山野静悄悄。墓地静悄悄。

美丽圣洁的将军夫人，生前大部分日子与寂寞厮守，死后依然由寂寞相伴。一如陌上梅花悄悄开放又悄悄飘零，悄悄飘零又悄悄开放。

十年动乱中，将军蒙冤屈死。蒙冤那年，白梅随即枯萎；屈死那年，白梅随即枯死。再过几年，将军平反了，梅树又奇迹般地刷刷刷活了过来。

村上的人叹道，白梅，白梅，分明是将军夫人托生呢。

梅花开放、雪花飘飞的日子——

隐隐约约若见陌上有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吹箫。

隐隐约约若见手抚洞箫的梅娘扶杖飘飘，自青冢翩然而出。

纷纷扬扬的雪花旋即翩然而至，烘云托月一般旋舞并簇拥在白梅四周，烘云托月一般旋舞并簇拥在手抚洞箫的梅娘四周。

箫声中，薄雪花一片片，一瓣瓣，如飘忽的粉蝶，飏得好轻好轻呵；一泓绿潭悠悠闪亮在雪野，恍如装满思念的荷包；蜿蜒于雪野的小溪，恍如荷包里绵出的绿丝线。

曲中无别意，并是为相思。

哦，梅之魂。梅娘之魂。